

Cynthia Kadohata



CRACKER!

THE BEST DOG IN VIETNAM

侦探犬克拉克

[美] 辛西娅·角畑 著 石定乐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CRACKER!
THE BEST DOG IN VIETNAM

侦探犬克拉克

[美] 辛西娅·角畑 著
石定乐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侦探犬克拉克 / (美) 角畑 (Kadohata, C.) 著; 石定乐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133-0192-3

I. ①侦… II. ①角… ②石…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2223号

Cracker! THE BEST DOG IN VIETNAM

By Cynthia Kadohata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2007 by Cynthia Kadohata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copyright ©2011 by NEW STAR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侦探犬克拉克

(美) 辛西娅·角畑 著 石定乐 译

责任编辑: 吴超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九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1230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6千字

版次: 2011年3月第一版 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192-3

定价: 2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凯特林·德罗西，我的编辑，我的朋友，也是鞭策我
工作的人。

作者致谢

我要感谢以下在越南服役过的训练员，他们接受了我在本书创作中的采访。里克·克拉格特、鲍勃·赫米德、迈克·利斯特、巴德·瑞亚和奥莉·惠茨通，他们中大多数都非常宽容，允许我多次采访。还要向已故的罗伯特·拉塞尔致谢，他曾在越南驻军担任技术人员。尤其要感谢里克，我给他添了很多麻烦，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多次请教他，他都宽宏大量地接待了我，没有拒绝过一次。

我还想对那些读过本书初稿并指出错误的训练员致谢，他们是里克·克拉格特、鲍勃·赫米德、迈克·利斯特、J. 托马斯·赛克斯。汤姆还不辞辛劳，用很长的电子邮件详细回答我的问题。也要感谢作家迈克·列米什，他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非常感谢当年的特种部队战士约利斯·普雷斯利，在他接受我的多次采访中（有的采访长达数个小时之久），他都不吝指教，非常

耐心，还给了我许多很深刻的启发。特种部队战士约翰·布莱卡达也在采访中提了很有见地的建议。他们二位都拨冗阅读了本书中与特种部队有关的那些章节。约利斯甚至阅读了两次。

当年在越南美军中担任护士的帕特里莎·L·沃尔士接受了我对她的不断采访。她对讲述医院的章节和相关段落阅读了两次。我们讨论时，她的博大胸怀令我深受震撼。

克拉伦斯·佐佐木医生，战争期间曾在越南医院工作，尽管要务繁忙，他仍然抽空接受我的采访。佐佐木医生现任查尔斯·W·奥泽基金会医院外科教授，耶鲁医学院耳鼻喉科主任。

感谢贝蒂·罗接受我的采访，并讲述了她将自己的狗送到越南参战的经历。

还感谢丹·席林将他从越南回国的经历讲给我听并和我讨论具体细节。

最后，将我的感谢献给火眼金睛的珍妮·吴和辛迪·尼克松，她们又一次帮了我大忙，使我免于因许多谬误而尴尬。还谢谢艾米·莱娜和卡罗琳（后者是我的侄女），她们倾注热情，帮我完成了此书。

呜呜呜！我是谁呀，我是了不起的克拉克！克拉克看到小路上躺着一只鸟，死了的鸟。她叼起这只死了的鸟，然后往上抛去，看到这只死鸟在自己头顶上空翻滚着落下，她又发出低低的吼声。鸟坠落到地上后，克拉克用一只爪子把它踢到一边。然后她又吼了好几声，侧着脑袋仔细打量那只鸟的脸。这只鸟黑糊糊的，怕是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吧。嘻！谁会在乎它呢？我克拉克还要把它收拾一顿。这就是我了不起之处呀。就在准备对这只鸟再狠狠出击时，她又发现了一只老鼠一蹿而过！活的老鼠！找死来了！她追了上去。

身后什么地方有人在喊：“克拉克！克拉——啊——啊——克！克拉克！”

虽说那老鼠抢先一步了，但休想从她眼皮子底下躲过一劫。她

纵身一跃，扑了过去，那只老鼠就在这一瞬间溜进了一道铁丝网里。

克拉克站了起来，使劲在铁丝网上扒来扒去，想找到一处薄弱的地方突破。那只老鼠现在不跑了，一动不动地待在脏兮兮的地上。克拉克有点气急败坏，呜呜地哼着。就是老鼠穿过的那一处的铁丝网她也不放过，舔了又舔。那里有那只老鼠毛的味道，她好像已经吃到口里了……嗯嗯。

靠近地面处，有一小块铁丝网拉得不那么紧，她可以把一只爪子伸过去，但还是够不着老鼠。这小东西居然逗我玩儿起来了？反了你不成？我一定要它的小命！她凶巴巴地盯着那只老鼠。这一刻，天地间万物皆化作乌有，只剩下她克拉克和这只小老鼠。

“别那么不依不饶，那不过是只老鼠。”威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他一直追寻克拉克跑到了这里。“而且是只死了的老鼠。死——了。死掉了。”

克拉克一个激灵转过身来。她刚才几乎把威利完全忘记了。听得出，威利并没有发火。她竖起耳朵。对，那是威利的妈妈在喊他们回家。威利捡起一根树枝把那老鼠扒拉了一下，然后把它挑得远远的。有病吗？克拉克懊恼地看着威利：“他干吗要帮那只老鼠跑了呢？”

“好了，好了，别惦记它了。”威利说道。接着他又说：“好姑娘。”边说边给克拉克挠头。这一下，克拉克就真的不再惦记那只见鬼的老鼠了。她摇摇尾巴。好姑娘！是呀，要争气。与威利一起愉快地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对刚才玩过的那只鸟，她也沒看一眼。谁在乎那样一只死鸟呢？

威利又拍了拍她的头。“转圈！”威利发出指令。于是她就地一躺……不对，听到“装死”时才能这么做。她嗖的一下跳起，然后围着威利绕圈跑了起来。他开心大笑，他们就这样地往家走去。

和克拉克在一起，威利信心满满，什么也不怕。因为以前住的地方环境都比现在的好，威利的妈妈至今也不习惯威利晚上出门走在小路上时要带着克拉克。其实，克拉克的肌肉蛮结实有力的，男人还比不过她呢，有她在身边，威利就觉得好安全。威利的爸爸以前在一家糖果厂做领班，后来失业了。虽然又找到一份工作，但收入大不如从前。这样一来，一家人只好搬到现在住的公寓。可是公寓不让养狗，房东只答应给威利家一个月的时间处理克拉克。二十五天已经过去了。想到这一点，威利就觉得胃像针扎着一样地痛。

威利的不快和委屈，克拉克都能觉察得到。到了公寓大楼门口，他们停了下来，威利突然蹲了下来，一下搂住了克拉克。威利搂得这么紧，克拉克都觉得自己的脖子难受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你是世界上最棒的狗，”威利说道，“好姑娘！”说罢，威利站起身来，一脸伤心地看着克拉克。一阵惶恐向她袭来。她一跃而起，两只前爪搭到威利肩头，差点把威利推倒在地。威利勉强笑了笑，克拉克这才觉得好受一点了。

威利住在公寓的三楼。到了楼梯顶端，克拉克就用爪子在家门上刨来刨去。这样做压根儿开不了门。非得威利用那个叫什么“钥匙”的东西才行。每次，威利都要掏出钥匙，然后对她一字一句地说：“喏，钥匙，得用钥匙才行。”那口气就像对一个白痴说话一样。

以前的家里才不用这么个东西呢，只要她把爪子放到门把手上那么转一下，门就开了。

威利开门到家后就进了浴室。“妈，我先洗澡！”他哭了，可他不想让妈妈看到。爸爸妈妈已经有够多的烦心事了。不过，进了浴室后，他还是有那么一小会儿有点拿不定主意——没准让爸爸妈妈看到自己哭也会有好处，说不定他们就会同意把克拉克留下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也很清楚。他已经哭过很多次了，那又怎么样？还不是没办法。眼泪不能帮爸爸重新获得领班的职务。他把浴室的门关上了。

“好的！”听到妈妈在客厅里大声回答道。这会儿，她和爸爸正在看电视。他脱掉印有“芝加哥棒球联队”字样的外套。在威利心里，除了克拉克，另一个重要的就是芝加哥棒球联队了，而且他还认定这一季的东部大赛中，芝加哥队是最后的赢家。有人还以为傻样的纽约大都会队或匹茨堡的海盗队会赢了。大人不许威利说“傻样”，可他一不高兴就会在心里默默地说这两个字。

有那么一次，他听到爸爸也说这两个字。当时爸爸和妈妈，还有姑姑和叔叔都在场，大家一起打桥牌。可不知怎么大家提到了越战，嗓门越来越高，爸爸和妈妈还为这事争了起来。成千上万的美国军队被派到越南，每天都有关于反战的抗议示威活动的报道。威利最喜欢的堂哥德瑞克也被送到越南去打仗了。德瑞克走后，威利就给学校的报纸专门写有关越南局势的报道。爸爸支持这场战争，妈妈则持反对态度。再后来，爸爸失业，家也搬到这里，在威利看来，事情越来越糟。

不错，克拉克是女孩，威利是男孩，但妈妈还总是说克拉克和威利简直太相像了，用她的话说就是“活像双胞胎”。他们俩的体重都是一百一十磅，而且年龄也相当——威利十一岁，克拉克按人的计岁方法虽说只有一年零四个月，但威利认为按狗狗的寿命折算也就相当于狗龄十一岁。威利的头发是那种浅棕色，克拉克的毛也是那种浅棕色，几乎不差分毫。妈妈还说出这么一个事实：威利和克拉克可谓心连心。比方说，现在搬家来到这么一个小公寓住下，连个院子都没有，还有就是威利每天要离开家好几个钟头。这两件事对他们俩来说只怕都是生活中很大的遗憾。但只要威利回家，就算还是没有院子，生活也会一下变得更好了。他们俩会一起到外面和邻居们的孩子玩到天黑才回家吃晚饭，然后又一起出去遛遛弯儿，再回家一起睡到威利房间里那张单人床上，这一天才算圆满结束。

可眼下，正是因为克拉克，威利的日子才这么煎熬。不过，在克拉克面前，威利还是笑嘻嘻的。是呀，就算他把真相说出来，克拉克也不会明白的呀。

克拉克认为威利的妈妈对她和威利的形容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就算不是那么一点缺憾也没有，但生活还是挺美满的。再说了，威利睡相实在差劲，但她克拉克硬是不让一点儿，非要那么舒展地睡下占掉大半张床，顶多只让自己的一只爪子在床边牵拉着，那威利也只好乖乖地侧身贴着墙睡。克拉克就喜欢和威利背靠背地睡，当然，如果威利搂着她睡那也很不错。生活真是挺美满的。

搬到这个新地方三个多星期了。每到周末，威利的父母就让

他们俩睡到小客厅的地板上。这间房三面都有窗户，简直就像一条小船。芝加哥城里公寓楼房数不清，连成一片就像大海汪洋，这条小船就漂浮在这片大海上。克拉克曾经和威利一起坐小船出游过那么一次，她就对船有了好感。他们俩那次玩得好开心。克拉克可喜欢水了。湖里的水她喜欢，浴缸里的水她也喜欢。威利往浴缸里放水，克拉克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和威利一起坐到浴缸里去呢？她使劲一跳，半个身子进了浴缸，这下她可以舔着威利的脸了。

妈妈提高嗓门喊道：“甜心，千万别让克拉克跳进浴缸——狗毛会堵住出水口的。”威利听到了。

“行啦，妈妈又会说了！”威利一边把克拉克往外推，一边嘟囔道。克拉克委屈地看着威利，威利忙说：“星期六，爸爸如果带我去看芝加哥棒球联队的比赛，妈妈就会带你去遛弯儿。那时可要小心点，记住：千万别跑太快哟，那会把皮带拉得很紧的。”其实威利知道这个星期六实际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芝加哥棒球联队出场，不过这么说点假话他心里也好受点。

一听到“遛弯儿”和“皮带”几个字，克拉克的耳朵就会一下竖起来，不过看到威利仍在那里唠叨，她也马上就放松了。“如果妈妈不带你出去，我回家后就带你遛一个大大的弯儿。”克拉克欢天喜地地跳了老高。“大大的弯儿”，这也是她喜欢听到的，和“遛弯儿”一个意思。

威利把自己全身都泡到水里，两眼盯着天花板吊顶上的波纹图案。他吸口气把脸也埋进水里，直到透不过气来。天哪，他刚才居

然骗了克拉克。到了星期六，他就永远失去克拉克了。这之前，他向所有认得的人都求助过，爸爸妈妈甚至还在报纸上登了征求领养克拉克的广告。但是没人愿意领养克拉克。一家人还带着克拉克去过动物收养所。到了那里一看，威利更不愿交出克拉克了。收养所的人告诉他，克拉克进来后很可能就从此被锁在笼子里了。那里的狗被人领养的机会微乎其微。

威利把头露出水面好透气。克拉克正专心致志地舔着自己的一只前爪。自打搬到这个公寓以后，她就不停地舔自己的前爪，以至于有一小块地方的毛都被舔掉了。看到她这个样子，威利就明白克拉克的心里一定很不安宁。

前几天，威利在报纸上看自己刊发的寻人领养克拉克的广告时，不经意看到另外一个征募启示。原来美国陆军需要大量德国牧羊犬和技术人员赴越参战。

威利一下子从浴缸里站起来，把身上擦干。他穿上睡衣就进了卧室，克拉克紧随其后。他没向父母道晚安就关上房门，爬上床。

克拉克伸开四肢舒舒服服地占了大半张床，威利又紧贴着墙睡下。他躺在那里，两眼睁得大大的。明天克拉克就要去军犬训练营了，然后再去越南前线，在战场上她要为祖国服务，但更重要的是她要活下来。是的，活下来。但愿她能活下来。

威利又朝里让让，克拉克凑过来嗅他。这一段时间，他有些不对劲呀。做的事都很可笑，所以他的气味也有那么一点变化。不管是他哪里不对劲都令克拉克有些伤感。她爬起身站在床上，这样就能把鼻子凑到威利的脸上，然后稍稍把鼻子往上挪点就能把威利好

好地嗅一番了。的确，威利的膝盖上有一小块地方有带点血的味道，不过威利也不应该因为这点小伤就情绪不高呀。克拉克也闷闷不乐地睡下。只要威利不高兴，她也乐不起来。

威利的父母走进屋来，克拉克马上睁开眼。她以为他们会叱喝她，这样的事以前也发生过，因为她总是毛还是湿漉漉的就爬到床上，或是他们看到威利被挤到靠墙了。有时也为别的。不过，只要不碍他们眼，他们平时也不怎么管她。可这会儿他们进来后却温柔地拍拍她的头，挠挠她的耳朵背后，还冲她不断说“好姑娘，乖姑娘”。这太让她开心了，是有点不习惯，但感觉挺好。然后他们又出去了。门的下方透出一点亮光，这让克拉克有点不安。越来越不妙了，啊？她又使劲舔起爪子来。不过威利就在这里呀，他看上去像没事一样，所以克拉克最后也呼呼大睡了。

天亮了。和往常一样，威利也在公寓里忙个不停。要给克拉克喂食，还要带她到小路上来来回回遛上那么一会儿，再把她带回家，把她的水盆重新倒上水。不过，和往常不同的是，做完这些事以后，他没有慌慌张张地夹着书跑出门，而是抱住了克拉克的脖子。他抱得好紧好紧，克拉克觉得不舒服了，想挣脱出来。

威利的妈妈把他们俩都搂在怀里。克拉克不舒服地呻吟起来，这可真奇了怪了，怎么了？“威利，可怜的孩子，”妈妈说道，“你今天就不要去上学了吧。”

“让我眼睁睁看着吗？我可受不了，”他回答道，“我可不愿意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她带走。”

克拉克使劲抓住威利的衬衫，把衬衫都抓破了。“别，好痛！”

可她就是紧紧抓住了好一会儿才放开。但是这次没人责备她。事情真是怪怪的呀。

威利捧起她的脸说：“再见了，克拉克。你会成为越南战场上最棒的狗！”

说完他拿着课本就跑出了房门。每天早上，威利急匆匆走在楼下的人行道上，在三层楼上，克拉克就会跑到那间船舱似的房里从窗户往下看。这时她总有那么点伤感和失落，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一样。今天，她冲着威利的背影一个劲叫，威利不但没有转过身来，反而往前跑了起来。她叫得更响。不管去哪里，威利在街角转弯前总会回过身子向她招手的，但这次他没有这样做。他从来都不会不转身挥手就拐弯的呀。

威利的妈妈又轻轻地拍着克拉克，妈妈过去拍她的次数加起来也没今天多。她拍了好久，然后说道：“你的确是一只好狗。”克拉克哼哼着，几乎忍不住又要去舔前爪上掉了毛的那块地方了。威利的妈妈也走开了，当然是去白天工作的地方啰。家里的人都走了以后，克拉克就会在公寓里这里躺一下，那里躺一下。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决定去威利的卧室或是船舱房再睡上一觉——客厅是禁止的——还有找个威利父母发现不到的地方尿一泡——这种事她只做过一次，但心里老惦着还想做。

今天有点不寻常，所以克拉克决定：一、一上午都不撒尿；二、就去威利的卧室睡回笼觉。威利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她满可以自在舒服地躺一阵。不知为什么，威利上学之前总是要把被单拉得平平整整的，全部都盖好；这算什么嘛，多别扭呀。克拉克还得

先把被单一点点抓到床中间，才能躺下。就这样，蜷伏在被单下，克拉克睡着了。

威利父母回家了，还有一个陌生人在和他们说话。克拉克抬起头看看。这的确有些蹊跷，可是克拉克不感兴趣。威利有她，她有威利，这世界上除了他们俩，什么她都不在乎了。

可是威利的爸爸走进卧室了，手里还拿着拴狗的链子和一个皮套子，这一来克拉克就再不能不以为然了。这可真不寻常了，克拉克也学会了要忍让威利的父母，甚至还能做到按他们要求的去做。威利的爸爸带她去过一个地方，那里的一个男人在她身上捅来捅去，还用针扎。这种事不止一次了，所以当皮套子套到她鼻子上时她没吭气，也没挣扎。套上这个皮套子后，她虽还能张开口，却不能咬东西了。本来在套她时，她完全可以把威利的爸爸甩到地上的。说实话，这念头还真在她心里一闪而过，可她马上就对自己说不要这样做。威利的爸爸又把一个项圈套到她脖子上，并且把它扣得死死的，就这时她还以为要被带到那个地方再被人捅来捅去扎上两针。虽然很不对劲，但她认为威利的爸爸还是信得过的。

可是出来到了客厅后，克拉克发现那里有一个穿军装的陌生人，她嗅得出空气里的紧张气味。人们一紧张，不仅样子有变化，动作有变化，连气味都有变化了。就这么简单，有变化。威利的妈妈在哭泣，威利的爸爸和那个穿军装的人都看着地上。克拉克比这两个男人都壮实。不仅比他们壮实，只怕跑起来他们都追不上。她不喜欢那个生人的气味。于是，她开始生气地吼起来。平

常这一招可灵了，能把生人吓坏。她使劲张开口，发出的吼声越来越大。

威利的爸爸一面把狗链子交给那个穿军装的陌生人，一面轻言细语地对克拉克说：“乖乖狗。克拉克，真是个好姑娘。”克拉克又吼了起来，那军人把链子猛地一拉，克拉克就朝他猛地扑了上去。克拉克听到自己嗓子眼里发出尖锐的嘶嘶声。她想挣脱跑开，可是那军人死死地拽住链子往回拉，这次克拉克的嗓子眼里又不争气地发出那种尖尖的嘶嘶声。不过，滑稽之处就在于尽管这样，那军人看上去还是并不可恶，只是很坚定。他对克拉克说：“坐下！不要这样！坐下！”最后克拉克乖乖地坐下了。那军人转身向威利的父母说：“她会在越南干得很出色的。”

“谢谢你们上门来接收她，”威利的妈妈对他说道，“我们实在不忍送她走。”

威利的爸爸说：“她虽说有点脾气，但是精灵可爱。她和威利去过驯狗班两次，都没通过考试。的确得有个训练高手来调教她。对了，她也壮实得很。摸摸这里的肌肉，瞧她有多壮。”威利的爸爸说着往下伸出手捏捏克拉克的一条腿。

“你说的这些我不会忘记，”那来人说道，“别难过。在部队里，人们会好好照料她的。”

威利的爸爸说：“走好，克拉克。”

那人一只手握住了门把手。当初就不应该让威利的爸爸给自己套上链子和皮套的。克拉克现在醒悟了。她之所以信任威利的父母，还不是因为信任威利，对她来说威利就是可以信任依靠的。威利